趙城縣廣勝寺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西域天竺國事　星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荅曰臣聞西域有神号之為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時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與郎中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即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即於洛陽西立精舍即今白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以為名摩騰二人既至翻譯衆經二人為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憂填王

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即令畫畫摸寫如法供養即是漢地佛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毗羅衛藍毗尼園從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大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雙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

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當揚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

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毗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

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鬱多羅荅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

案帝王世記云周昭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周穆王即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即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謬乎未知統師出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法有正末二法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

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

漢法本內傳第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觀道士朝正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脩多羅教復請胡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一從漢言又立白馬寺一所能共上勑度王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胡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諸道士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乞與胡師比校令至尊意悟使有所歸今時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一部　太上靈寶玉訣一部　空洞靈章一部　中玄步虛章一部　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自然五稱一部　諸天內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岳道士劉正念等
七十人將智恵定志一部　智恵上
品戒一部　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
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
上品一部　法科罪福一部　明真
科齋儀一部　太上說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岳道士焦德忠等七十人
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說太
極太虛自然一部　滅度五練生屍
一部　度自然處儀一部　合八十
五卷　嵩岳道士呂恵通等一百四
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一部　三元
誡品一部　太極左公神仙本起內
傳一部　服御五牙立成一部
朝夕朝儀一部　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日雲山白鹿山宮山
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
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一部
太上洞玄靈寶大文五符經一部
步虛文一部　神仙藥法一部　尸解
品一部　上天符録勑禁一部　合八
十四卷　并茅成子一部　許成子

一部　列成子一部　恵子一部
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揔二百四十
五卷
正月九日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
岳道士褚善信以為表頭五岳十八
山觀太山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
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
形無名無極無上無虛自然大道元
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為之尊自
然之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
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
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
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師所
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胡道人令翻
其語說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
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
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岳諸山
道士多有聰明智恵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来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
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
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
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
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

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
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乱
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
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
恐死罪死罪以聞　明帝又得沙
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
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即
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
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
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為尊自然
之父者今日西域所將来是脩多羅
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来
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既
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葉
公之龍也
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
玄何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
自然之宗
帝曰摩騰法師曾為朕說法言佛有
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
無為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无自然
澹泊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疋
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

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畐神應万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寤諸大德須知佛有四種法身出没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万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恵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

褚信問曰不審帝說涅槃是何句義

帝曰涅槃無為淡泊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

褚信問涅槃之義有幾種

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

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

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蔽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

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脩行善本成就万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

褚信奉荅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

帝曰卿若為比試

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試

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實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揔集白馬寺與卿比校道士即得　勑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

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　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礼拜訖問二法師啓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来與師比校弟子輙不自量口以許之尅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来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来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緇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脩福業得為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群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恩加万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即整容礼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懐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為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老欲可觀者八種梵

行一者常脩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為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脩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為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三者常脩梵行博通外典為天尊求生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脩梵行博通外典辯於論荅事六師弟子等以為師尊求憑空滅絶有無五者常脩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陁仙以為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脩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陁仙以為仙尊求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脩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為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脩梵行事夷制弭羅水仙以為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帝曰此八種道常脩梵行博通外典即是世間聰惠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法蘭法

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教梵行或可教礼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来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事從元皇已来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尒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

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号以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伎術是以為世所上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卧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佛号生焉

帝曰弟子蒙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豫設何法欲調伏道士

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丘蚓之所能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預搔待痒

帝乃大笑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又不敢增上慢辭如帝子爵位封王帝命將勑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到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既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豈敢不懼　法師又問曰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自在以不

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說所在教化亦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奉敬道士小惠何足消伏

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入城

勑有司令辦供設齋并勑五品已上文武内外官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

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三十五卷東壇置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道西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衆普集已時齋訖

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道士等奉勑即以紫荻和栴檀沉水等香木積遶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曰太上尊天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欽行之不捨今為西域別教入乱華俗臣等五岳諸山觀褚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辯真偽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太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

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慙愧

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内有鍾山亡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等今者亦復如是今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捕誠無一効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

褚信對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素豈虛妄乎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今說有言教者即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迥無氏族可依推尋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帝前王與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之号此是仙覺法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真棄虛妄必須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愓心不信亦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與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

帝常脩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為鉴於茅成子列子莊子等書並學自然逍遥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何慕焉獨專於靈寶也

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

衍曰大之制小使其然也譬如州郡令長各處一境判决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狩之文世絶謀學之侶一則就真辯偽二則不誤將来褚信默然不荅與南山道士費舛才自感而死

尒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盖遍覆大衆暎蔽日輪

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勇身高飛行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衆僧上又聞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衆歡喜歎未曾有也尒時法師即於大衆中而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岳嶸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有
所問者前出共論 尒時嵩岳道士
呂惠通對曰吾等諸人不量德力輙
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絶世難知又
逢大士神變奇特無比天樂垂音以
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大道有
歸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
明帝即從坐起礼法師足白法師曰
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值正教
東流傳之初始願師大慈開縱曉示
法師受請嘿然如許
帝勑大衆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坐大
衆圍遶數百餘重各各靜然
尒時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
歎佛功德不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
三寶歎述善法即為大衆說人天地
獄因緣法師或說小乘阿毗曇法或
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
或說出家功德法大衆既聞法已各
生希有心尒時司空楊成侯劉善峻
白法師曰大德向者仰觀智惠與海

同量非我凡夫所能度也我等欲憑
大士出家充奉給侍願垂聽許不
法師曰諸大衆發心出家是解脫業
緣仁者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
帝即前出白法師弟子比來常為真
假相乱無惠能辯得蒙法鏡垂照始
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有道士官人
民庶及婦女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
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別立精
舍奉之使學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
哉帝之功德不可思議
尒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岳
諸山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
出家南岳觀道士褚善信費辯才在
會身死南岳觀道士六十八人殯埋
尒時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
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已上
楊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
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
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
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
六日
帝共大臣并文武官數百人與出家
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燈作種種

伎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瓶鉢悉
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
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居漢之佛法從
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一部五卷
傳法記一卷 案玄通記云
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
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
意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
嘉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迦
樓國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
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
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承相棄相位
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
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
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
譯出經戒律
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

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吴書吴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承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吴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吴人初見謂是妖異有司奏聞吴主曰漢明帝夢神号名為佛是其遺風乎即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　僧會對曰佛晦靈來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吴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　僧會對曰舍利慈愍求即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吴主即置舍利鐵碪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即碪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吴主復置舍利照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花照曜宮殿吴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即造建初寺為舍利起七寶塔其地名佛陁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黄初三年至吴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吴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康會是吴地僧之始教是吴地法之初吴主孫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闞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幾年闞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吴主曰孔丘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闞澤對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岳道士褚善信正朝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蘭翻譯衆經始從到洛陽漢明帝始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岳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伎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慙恥南岳褚善信費狀等在會中自感而死自餘道士明帝勑放還岳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尒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戈不息是以佛法一百

七十年中而不通今遇法師僧會入来教化江東始得興行吴主曰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闞澤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曾入法舉寺礼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臣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音首尾向三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万像納同巨海不簡細流明同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制作經典訓奬周世教加来業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脩身翫習放暢山谷縱大其心學歸淡泊事乖倫仵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為滯陷蓋此之謂至漢景帝孝諸百家以黄子老子義躰尤深内外明達改子為經始

勑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　吳主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　闞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山居濫說非聖人所制吳主善荅之曰公學博精通攬无不悉宜加太子太傅令領侍中尚書令如故案後凉書秦主符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酒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承相之長子呂光至凉州聞秦主姚萇所害光遂稱帝凉治姑臧羅什在凉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萇子興弘始二年至長安譯出衆經佛法尒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安北凉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讖是天竺國人至凉州譯出衆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漢地人不能持戒隱如不譯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无戒品遂即行道心

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誦持至明告讖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即令比丘誦之與本无異讖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如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以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盡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　勑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尒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寂對論　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　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以充侍者明是同時　姜斌對曰案法師問曰何以知之　姜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姜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

時生周簡王即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為守藏吏當周簡王即位十三年丙戌之歲遷為太史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

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揚化世四十九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王三年老子始生生已年八十五至周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入據此年月日懸殊不同鄙夫一何闇說輒言佛為侍者豈不高折為荅小乃課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為侍者亦應不課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万福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即金花捧足坐即

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駈入則梵王
待後左輔密跡以斷邪為劾右有金
剛以滅邪魔為功無殃菩薩以充法
子無量聲聞以為聖衆護世王朝夕覲
省天龍八部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
雲天花散落如雨師子一吼外道歸
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
吏以為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
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何有避世
西逃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
周德雖日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
柱史既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之以神
變顯之以法藥若能此者如風在草
色正自由何用潛逃於西遠化胡俗
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
言作周特為侍者此亦悞之太甚深
可悼焉仁者既有開天之說此狂簡
斐然文章何足依信　姜斌曰若
當昭王　滅周穆王出何文記

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
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攬
見不能為君一人對衆更說　姜斌
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

得逈無一言記　法師對曰真是仁
者不信識同於管闚攬不弘廣何得輙
謗孔子於佛逈無一言記仁者若不
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
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
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如志何假卜
乎　法師曰唯佛是聖人之法王
四生上首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
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掌中自餘聖
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
卦也
尒時明帝即遣中尚書又宣勑道士
姜斌論無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
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是
誰執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
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
書侍郎魏收尚書祖瑩等就觀取得
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尚書郎已上議
當太尉公蕭琮太府李寔衛尉卿許
百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
昴等一百七十人讀訖云老子止著
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

妄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
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謂道士
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
道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
姜斌所說　帝即遣中書郎邢子才
黄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搜
訖盡無此書　帝曰姜斌道人罪合
極刑付獄斬決尒時廷尉卿元超領
斌將出　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
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
多福　勑令論議開暢風猷姜斌雖
可語無宗旨得沾案會今　陛下從
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勦人恐
不當天意
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
王時煞五百婆羅門不犯戒律今姜
斌開天之說此即妖書惑乱朝庭今
不斬決誤後不少　法師極諫姜
斌免死配從馬邑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八四九頁中一行「一卷」，南、徑、清無。

一　八四九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徑、清作「唐沙門智昇撰」。

一　八四九頁中三行第四字「書」，徑、清無。

一　八四九頁中六行「自安」，徑作「能寐」。

一　八四九頁中一一行第一〇字「時」，資、磧、普、南、徑、清作「外」。

一　八四九頁中一三行「與郎中」，諸本(不含石，下同)作「中郎」。又第一一字至第一二字「郎中」，諸本作「中郎」。

一　八四九頁中一五行第三字「見」，資、磧、普、南、徑、清作「遇見」。

一　八四九頁下一行第一三字「摸」，資、磧、普、南、徑、清作「模」。

一　八四九頁下二行第九字「佛」，資、磧、普、南、徑、清作「三寶」。

一　八四九頁下八行第四字「衛」，資、磧、普、南、徑、清作「衛國」。

一　八四九頁下一四行「大史」，資、磧、普、南、徑、清作「太史」。

一　八四九頁下末行第三字「揚」，資、磧、普、徑、麗作「陽」。

一　八五〇頁上一三行第七字「陰」，資、磧、普、南、徑、清作「陰雲」。

一　八五〇頁上二一行第一二字「慈」，資、磧、普、南、徑、清作「慈法」。

一　八五〇頁中一行「不問」，資、磧、普、南、徑、清作「乃至」；麗作「不同」。

一　八五〇頁中四行「當時」，資、磧、普、南、徑、清作「當時佛」。

一　八五〇頁下六行末字「第」，諸本作「第三」。

一　八五〇頁下一三行第三字「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〇頁下二一行第二字「訣」，資、磧、南作「決」。

一　八五一頁上八行第一二字「等」，麗無。

一　八五一頁上一四行第七字「左」，資、磧、普、南、徑、清作「左仙」。

一　八五一頁上一五行第七字「牙」，資、磧、普、南、徑、清作「芝」。

一　八五一頁上一七行「日雲」，資、磧、普、南、徑、清作「臺」。

一　八五一頁上二〇行「大文」，資、磧、普、南、徑、清作「天文」。

一　八五一頁中一行第四字「成」，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一頁中六行「太山」，諸本作「太上」。

一　八五一頁中八行「無虛」，資、磧、普、南、徑、清作「虛無」。

一　八五一頁中九行第九字「生」，資、磧、普、南、徑、清作「生無上」。

一　八五一頁中一〇行第七字「尊」，資、磧、普、南、徑、清作「遵」。

一　八五一頁中一五行第三字「說」，

資、磧、普、南、徑、清作「託」。

一　八五一頁中一九行第七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術」。

一　八五二頁上一一行第三字「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問曰」。

一　八五二頁中二〇行第九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既」。

一　八五二頁下四行「啓首」，資、磧、普、南、徑、清作「稽首」。

一　八五二頁下九行「緇服」，徑作「淄服」。

一　八五三頁上四行第七字「王」，資作「主」。

一　八五三頁上五行「三禪」，諸本作「三禪四禪」。

一　八五三頁上六行第二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以爲」；麗作「事」。

一　八五三頁上九行第八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有離」。

一　八五三頁上一四行第二字「仙」，麗無。

一　八五三頁上末行第二字「正」，資、磧、普、南、徑、清作「正法」。第一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執」。

一　八五三頁中一一行首字「之」，資、磧、普、南、徑、清作「之所」。又第八字「尊」，普、南、徑、清作「世世尊」。

一　八五三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以」，南、徑、清作「爾」。

一　八五三頁中一六行第四字「上」，資、磧、普、南、徑、清作「尚」。

一　八五三頁中二〇行首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大仙」。又第一三字「佛」，資、磧、普、南、徑、清無。一九行作「仙」。

一　八五三頁中二二行第六字「師」，資、磧、普、南、徑、清作「法師」。

一　八五三頁下七行第九字「帝」，麗作「弟」。

一　八五三頁下八行首字「帝」，資、磧、普、南、徑、清作「帝令即」。又末字「到」，資、磧、普、南、徑、清作「州」。

一　八五四頁上五行「三十」，資、磧、普、南、徑、清作「四十」。

一　八五四頁上七行第一一字「步」，資、磧、普、南、徑、清作「百步」。

一　八五四頁上一四行「尊天」，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尊」。

一　八五四頁上一五行「欽行之」，資、磧、普、南、徑、清作「遵行」；麗作「行之」。

一　八五四頁上二一行首字「太」，諸本作「大」。

一　八五四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虛」，資、磧、普、南、徑、清無。一九行第二字同。

一　八五四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覺」，資、磧、普、南、徑、清作「學」。

一　八五四頁中二〇行末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可」。

一　八五四頁中二一行第七字「者」，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四頁下二行第一二字「茅」，南、徑、清作「茅子」。

一　八五四頁下四行第七字「何」，資、磧、普、南、徑、清作「可」。又第一〇字「獨」，普、南、徑、清作「何獨」。

一　八五四頁下一三行「南山」，徑、清作「南嶽」。

一　八五四頁下一八行第二字「勇」，普、南、徑、清作「踊」；麗作「踴」。

一　八五五頁上一二行第二字「流」，資、磧、普、南、徑、清無。又「始願」，資、磧、普、南、徑、清作「願法」。

一　八五五頁上一三行第七字「如」，資、磧、普、徑作「而」。

一　八五五頁上一九行第五字「師」，諸本無。

一　八五五頁上二二行「揚成侯」，徑作「楊城侯」。

一　八五五頁中一行「凡夫」，資、磧、普、南、徑、清作「凡流」。

一　八五五頁下一〇行「一部五卷」，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五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至次行第二字「支迦樓國」，資、磧、普、南、徑、清作「支樓迦讖」。

一　八五六頁上三行「承相」，資、磧、普、徑作「丞相」。

一　八五六頁上五行第一一字「妖」，資、磧作「夭」。

一　八五六頁上八行末字「來」，諸本作「迹」。

一　八五六頁上一四行「五色曜天」，資、磧、普、南、徑、清作「五色光耀於天」。

一　八五六頁上一七行第四字「照」，諸本作「剛」。

一　八五六頁中二行第四字「鄉」，資、磧作「卿」。

一　八五六頁中八行「正朝」，資、磧、普、南、徑、清作「朝正」。

一　八五六頁中一二行「竺蘭」，諸本作「竺法蘭」。

一　八五六頁中末行第六字「戈」，資、磧、普、南、徑、清作「戎」。

一　八五五頁下一行第五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滯而」。

一　八五六頁下七行第六字「音」，資、磧、普、南、徑、清作「旨」。

一　八五六頁下九行第五字「納」，諸本作「深」。又末字「同」，資、磧、普、南、徑、清作「並」。

一　八五六頁下一三行第四字「也」，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六頁下一八行「翫習」，普、南、徑、清作「自翫」。又第一〇字「大」，資作「太」；普、南、徑、清作「汰」。

一　八五六頁下一九行「倫仵」，諸本作「人倫」。

一　八五六頁下二二行第九字「達」，資、磧、普、南、徑、清作「遠」。又末字「始」，資、磧作「置」。

一　八五七頁上一行「孔老」，資、磧、普、南、徑、清作「老孔」。

一　八五七頁上二行首字「遠」，普、南、徑、清作「比」。

一八五七頁上八行第七字「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幽」。

一八五七頁上九行第四字「善」，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一三字「攬」，資、普、徑、麗作「覽」。

一八五七頁上一〇行第九字「令」，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五七頁上一二行「酒泉」，資、磧、普、南、徑、清作「醴泉」。

一八五七頁上一五行第八字「帝」，普、南、徑、清作「帝於」。

一八五七頁上一七行「萇子」，資、磧、普、南、徑、清無。又「二年」，資、磧、普、南、徑、清作「三年」。

一八五七頁上一九行第二字「安」，資、磧、普、南、徑、清作「案」。

一八五七頁上二二行第八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頁中六行第九字同。

一八五七頁上末行第七字「元」，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八五七頁中四行首字「之」，諸本作「之讖」。

一八五七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加」，資、磧作「伽」。

一八五七頁中一七行第二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以佛」。

一八五七頁下二行第五字「吏」，普、徑、清作「史」。次頁上八行首字同。

一八五七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揚」，資、磧、普、徑、麗作「陽」。

一八五七頁下一六行「入據此年月日」，資、磧作「入化胡此則年月日」；普、南作「遁此則年代」；徑、清作「道此則年代」。

一八五七頁下一八行「折爲答」，資、磧、普作「圻爲答」；南、徑、清作「拒爲答」；麗作「岸爲谷」。又第四字「小」，南、徑、清作「此」。

一八五八頁上二行第一〇字「爲」，諸本作「僞爲」。又第一三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弼」。

一八五八頁上三行第九字「殃」，諸本作「央」。

一八五八頁上四行「夕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五八頁上九行第一一字「何」，資、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八五八頁上一三行第六字「藥」，資、磧、普、南、徑、清作「藥授之」。

一八五八頁上一四行首字「色」，資、磧、普、南、徑、清作「危」。又第六字「用」，徑作「能」。又第一三字「胡」，資、磧、普、南、徑、清作「戎」。

一八五八頁上一六行「作周特」，資、磧、普、南、徑、清作「作周時」；麗作「同時特」。

一八五八頁上一七行首字「可」，資、磧、普、南、徑、清作「可興」。

一八五八頁上一八行末字「若」，諸本作「若生」。

一八五八頁上一九行第五字「周」，資、磧、普、南、徑、清作「當周」。又第七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王時」。

一　八五八頁上二一行末字「攬」，資、磧、普、徑、麗作「覽」。頁中二行第九字同。

一　八五八頁中一一行第二字「迥」，資、磧作「迴」；徑、清作「迴」，三行第六字同。又第一一字「真」，資、磧、普、南、徑、清作「直」。

一　八五八頁中二行「不信」，資、磧、普、南、徑、清無；麗作「不」。又第六字「於」，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五八頁中六行「如志」，普、南、徑、清作「而識」。

一　八五八頁中七行「之法」，資、磧、普、南、徑、清作「諸法中」。

一　八五八頁中八行「上首」，資、磧、普、南、徑、清作「良導」。

一　八五八頁中九行第九字「視」，資、磧、普、南、徑、清作「視如」；麗作「視若」。

一　八五八頁中一〇行第四字「未」，資、磧作「本」。又第一〇字「著」，資、磧、普、南、徑、清作「箋」。

一　八五八頁中一一行「卦也」，普作「封也」。

一　八五八頁中一二行「中尚書」，資、磧、普、南、徑、清作「中書侍郎魏收」。

一　八五八頁中一五行第二字「孰」，資、磧、普、南、徑、清作「持」。

一　八五八頁中一八行第五字「收」，麗作「取」，又第一三字「取」，資、磧、普、南、徑、清作「取經」。

一　八五八頁中二〇行「太府」，普、南、徑、清作「太傅」。

一　八五八頁中二二行第六字「十」，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一〇字「云」，資、磧、普、南、徑、清作「奏云」。

一　八五八頁下五行第一〇字「郎」，資、磧、普、南、清作「侍郎」。

一　八五八頁下七行第一〇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一」。

一　八五八頁下一九行第五字「從」，資、磧、普、南、徑、清作「徒」。

一　八五八頁末行首字「續」，南無。又「一卷」，南、徑、清無。